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古巴共黨「四大」後的改革路線

doi:10.30390/ISC.199207_31(7).0003

問題與研究, 31(7), 1992

Wenti Yu Yanjiu, 31(7), 1992

作者/Author：劉天均

頁數/Page：35-4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2/07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207_31\(7\).0003](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207_31(7).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古巴共黨「四大」後的改革路線

劉天均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本文擬透過古共「四大」這一關鍵性會議，探討如下的幾項問題：古巴於東歐共黨集團「非共化」後，在其仍然維持社會主義體制之前提下，今後究將如何面對新局？亦即在新的世界政經秩序下，究將如何自我定位？如何自我調適？如何解決本身的各項難題？質言之，究將在黨、政、經濟及對外關係方面，採取何種具體的改革措施，以應實際之需——救亡圖存？

一、古共「四大」召開前的背景

經過多次的延遲，古巴共產黨的「全國第四次代表大會」終於在一九九一年十月中旬召開了。雖然這次大會的召開時機備受國內外人士的矚目，但會議的實質內容與結果並未出現重大的新生事物，也未作出足以令古巴振衰起敝或起死回生的大政方針，除了認真的檢討了當前所面臨的困境與所遭遇的種種難題，並總結了自一九八九年所陸續推動的改革措施和經驗，以及批准或否決了某些有關興革的建議——特別是那些自下而上的訴求和期望。

所以，「四大」在古共黨史上根本不具劃時代的意義。不過，在這個一黨專政和以黨治國的國度裏，共黨大會的決議對該黨與該國未來的政策取向，已指出一條雖不明確但却可供國人摸索的路線，即可讓舉國上下在一個脆弱的共識基礎（三項原則，見後）上，去實現並完善具有古巴特色的社會主義革命。

古共政權爲了應付因東歐集團「非共化」所帶來的連串衝擊，乃佈告全國，廣開言路，接納各方之建言與訴求。而古共則透過其機關報格朗瑪（Granma），於一九九〇年二月轉達一份召開「四大」的「呼籲書」。書中除了重申古巴今後仍將繼續堅持馬列主義、堅持共黨一黨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革命三項「基本原則」外，並要求全國人民共體時艱，本諸愛國情操

及「全民參與式民主」之民主精神，勇於就黨、政、經、社等各個層面之興革問題，提出批評與建言，以便在此風雨飄搖之際，將這次攸關黨國命脈絕續的大會，開得圓滿成功，以凝聚全民之向心力，為國家民族開展新局。^①

於是，古巴全國人民在各地分別投入這場「鳴放運動」，由各機關團體到工廠、農場、合作社……等，在半年的時間內，曾召開過大大小小的檢討會八萬多次，共提出興革意見數十萬條。其中除了一些表達擁護社會主義革命及支持古共領導等八股意向外，其餘可就其主張改革的性質，概略歸納於下：

(一) 改革目標與原則：在主張改革開放的行列中，既有異議人士，也有共黨高幹及知識分子，彼等率多具有下述共識：認為在進行改革時，首應重視古巴的安全、民族尊嚴、國家主權及歷史文化的特殊條件，不宜盲動更不應在外力的干預或脅迫下，以改革開放為手段去換取國際的同情與支持；尤應避免在島上引發類似的「戈巴契夫效應」或招致社會動亂，故須記取「蘇東波」的反面教訓，以免「窮上加亂」，導致國家民族的更大災難或覆亡。^②

(二) 政治改革：在主張政治改革方面，較具代表性的意見可歸結為下述三項來源：異議團體、知識分子、古共改革派（或急進派）。彼等均曾就其所秉持之政治理念或務實原則，提出如下之建言：

(A) 異議團體：如「古巴民主協會」(Concertación Democrática Cubana / CDC)^③於一九九一年十月初，在古共「四大」行將召開前夕，曾提出下述之政改意見：首應釋放全部政治犯；從現行憲法中刪除准予古共一黨專政之規定；政府應承認古巴境內所有政治、宗教、人權組織等之合法存在權益；凡海外異議團體對古巴重建具積極性貢獻或建設性建言者，應予接納之；召開由各社團各階層所參與之「全國性對話」，在國際公正人士的觀察下，就民族和諧、逐步實現民主化及多黨制、建立過渡政府、召開制憲會議與交付全民複決等事項，進行廣泛的討論；最後，由全民實行自由、公正之普選，進而建立新的民主政府。^④

(B) 知識分子：古共知識分子在大文豪迪亞士(Manuel Diaz Martinez)號召下，向古巴政府「國務院」及古共「

註① 古共為召開此次大會，曾在全國發動一次「大鳴大放」的建言運動，由古共中央於一九九〇年春發佈一項支持體制內改革與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文件，以廣開言路，見格朗瑪(Gramma)，一九九〇年二月十七日，一版。

註② 主張改革開放者鑒於東歐巨變亂象及尼加拉瓜的改革經驗，提議要求美國先行改變其對古之現行政策，始可望古巴順利而無後顧之憂的進行改革。請參Latin American Economy and Business, LABE-91-10, Oct. 1991, p. 11.

註③ 該「民主協會」係由古巴國內十個異議團體或反對組織中之中間和偏左派分子聯合基督教民主派人士所形成之民主聯合陣線，以桑奇士(Elizardo Sanchez)等三人為該組織之集體領導人，於一九九一年九月份成立於哈瓦那，為一公開之「非法」的政治團體，迄未遭到古共當局之強制解散或暴力迫害，目前似有令其暫時存在以示開放及容納不同聲音之意。

註④ Swiss Review of World Affairs, Feb. 1992, p. 11.

中央委員會」提出一項溫和的「五點聲明」。要求古共當局體察世局及善納民意，進行如下之改革：各級「政權代表大會」之代表須由人民直接選舉之；釋放全部良心犯；解除人民出國旅行的限制；恢復農民自由市場；呼籲聯合國基於人道主義，協助古巴改善目前嚴重的醫藥短缺現象。但因此一「聲明」係出諸兩位異議分子魯克（Roberto Luque Escalona）和克羅茲（Maria Elena Cruz）之手，而被古共當局指控為「叛國者」的傳聲筒。^⑤

⑤古共改革派：該派以從前負責古共對外關係及意識形態之高幹阿爾達納（Carlos Aldana，阿某在本次古共大會上被選為政治局委員）為代表人物。彼等主張：古巴現存政治體制應回歸革命初期之政治原狀（係指尚未完全蘇化以前之政治形態而言）；揚棄「國際主義」並增強古巴革命之民族主義色彩；擺脫古共一黨專政並進而實行多黨制，但須禁止一切具有反革命傾向之政治勢力的公開活動；^⑥開放報禁，保障言論自由；對黨、政機構制定政策或推動公共行政，須建立必要之一「糾偏」機制，以防流弊叢生；尤須嚴格整飭吏治，截止幹部濫權及貪瀆之風盛行。^⑦

⑥關於經濟改革：經濟問題一直是古巴近年來所最為關切的事務，因為它既關係著社會與政權的穩定，又牽涉著人民的生存與福祉，所以尤為統治者所重視。但由於經濟屬於專業知識的領域，一般人民、異議人士及古共改革派雖共表關切，但未就此提出較明確或較具體的建議，除了呼籲加強打擊經濟犯罪和重新開放農業自由市場外，僅主張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內，局部取消中央控制體系，開放部份小型製造業及服務業給個體戶，使經濟逐步走上「混合制」。同時，對經濟政策則提出如下之主張：逐步改變以農作物為出口導向之產業結構，並採取以發展民生工業為主體的經濟戰略，從而提高全民生產及經濟效益，^⑧徹底改善長久以來的結構性失衡現象。

上述諸般意見與主張，無一不是針對古巴當前處境及古共政權三十多年來所累積之政經弊端，而提出的藥石之言，然因其中部份重要建言與古共政權之基本國策與社會主義政經體制大相逕庭，如多黨制、自由選舉、釋放政治犯、恢復農業自由市場等制度性重大政經變革，故被古共當局所峻拒，甚或被斥之為「資本主義的政治垃圾」。^⑨其中某些能為古共政權所接

註⑤ *Ibid.*

註⑥ 阿爾達納的此一改革主張，自相矛盾，即既贊成多黨制，而又反對「革命黨派」之政治活動。阿某曾為此一矛盾主張，提出如下之辯解：古巴若在當前政治生態中准許多黨參與競選，將有上百的黨派立即出現於政治舞台，其中必有些政治人物或團體接受邁阿米和華盛頓的資助，以推翻卡斯楚為唯一的鬥爭目標。請參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6, 1992, pp. 10~11.

註⑦ *Latin American Regional Reports - Caribbean*, Nov. 7, 1991, p. 4.

註⑧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June 13, 1991, p. 8.

註⑨ 卡斯楚對西方民主政治批評得體無完膚，他諷刺資本主義多黨制是專為富有階級所設計的政治舞台，而不是為窮人或農工階級所設立的代言人；而且候選人係由各政黨提名，故選民只有選黨而無選擇合意代言之自由。由此可見，西方資本主義的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是金權當頭的金牛式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垃圾」，而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見卡某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三日之「錄音廣播」，載於 *FBI'S LAT-91-199-S*, Oct. 15, 1991, pp. 38~40.

納或容許者，則於「四大」會議上提出討論之，並於大會決議案或其他相關文件中加以肯定或採納之，從而成爲今後改革政策的一部份（詳後）。

二、古共「四大」的改革決議與路線

古共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雖不是一次頗具時代意義的會議，但在影響古巴今後黨、政、經及對外關係方面，却是一次別具意義的會議。在四天的會議議程中，除了卡斯楚所作五小時冗長報告外，其餘大部份時間係用於提案討論與分組研究。其間曾就現階段之黨務、政治、經濟與開拓對外關係等方面所達成之共識或決議（其中包括對某些現行政策的確認和即將付諸實行的新措施），可概括分析於下，以資檢視其改革方向和政策路線。

（一）在黨務改造方面：黨務的改造可就黨章修訂、組織精簡與調整、人員新陳代謝和黨的運作方式等層面加以說明之。黨章的修訂爲：廢除宗教歧視，准許有宗教信仰者享有申請加入古巴共黨的權利，以擴大黨的群眾基礎；各級黨部對所屬黨員的獎懲，如不涉及開除黨籍等重大案件，則勿須經上級黨部之同意；共青團團員申請入黨之審查程序，勿須經過二至三年的漫長觀察期。在組織精簡及調整方面：將黨中央委員會之書記處予以廢除，^⑩唯仍保留卡斯楚兄弟二人爲總書記和第一副總書記；中央政治局仍然保留，惟其下增設一個「工作小組」，由政治局委員組成之，負責黨的常務工作（職務類似原「書記處」），該局共有委員二十五人，其中十四人爲新進人員；另將中央黨部的十八個部門精簡爲九個，黨工幹部因而裁減六二%，另省市級幹部減少了四五%以上。在中央委員的新陳代謝方面：中委會的二二五名委員中，新進人員共計一二六人，佔總額的五十八%，其中以基層幹部、工人階級、群眾團體和知識分子佔多數；其次，將中央委員會及政治局的候補委員（前者七十九人，後者十三人）一律取消。至於黨的運作方式，也略有變革，由大會決議：在特殊情況下，中央委員會可以就經濟政策和國家安全等重大議案作出必要之決定，而勿須經大會之議決。^⑪

在黨的總路線及意識形態方面，爲了適應共產世界的變局及維護古共在國內的領導地位，除了重申堅持前述三項「原則

註⑩ 原書記處共有書記七人，曾於一九九〇十月份以精簡領導班子爲名而將兩名與卡斯楚政見相左的書記瑞斯凱特（Jorge Risquet Valdes）和佩雷茲（Sergio

Pérez Lezcano）清除出局，僅剩五人，其中包括卡斯楚兄弟二人。見 *Latin American Regional Reports Caribbean*, Nov. 8, 1990, p. 4; *The Economist*, Oct. 20, 1990, pp. 48-49.

註⑪ *FBIIS-LAT-91-199-S*, Oct. 15, 1991, pp. 31-32.

「外，另特在黨綱中增列深化黨內民主及擴大群眾參與的規定，¹²並將古巴革命英雄人物馬蒂（José Martí）的思想與馬列主義置於同等的地位，而且強調古共的民族主義色彩與國家屬性，從而淡化其往昔所標榜的國際主義稱號。¹³

（二）在政治改革方面：由於政治改革牽涉到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更直接的影響到古共政權的統治權力與社會安定，故其改革的意願頗低，而改革的幅度也極為有限。如在大會上除嚴厲批評西方資本主義政制之不民主及政黨政治之反民意與違背古巴國情等之外，¹⁴並就今後的政治改革與所謂深化「民衆參與式民主」（popular participation）之重要措施，作出如下之決議，以示改革之意。

古巴「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及各省市「代表大會」之代表，今後將以人民直選的方式產生之；「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將依其職權就一九七六年憲法及相關選舉法提出修正案。¹⁵根據「四大」決議，「全國人代會」現正擬於今年七月份提出憲法修正案，計畫擴大及增強該會對行政部門之監督、政策審議及一般立法權，以發揮其制衡功能，而非以往僅具聽取政府施政報告及檢討政策得失之「審核權」——橡皮圖章——而已。¹⁶

除了上述「民意機構」之局部改革及部份法律修訂外，他如加強全國監檢單位的察查功能，以杜官吏之貪瀆；政府機構之精簡、行政效率之提昇、人權狀況之局部改善，以及有限度的放寬異議人士的活動空間等，亦將逐步見諸行動，惟對共黨一黨專政的堅持，不會有絲毫的放鬆。

（三）在經濟改革方面：目前古巴正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危機，極謀突破此一困局，以挽救瀕於崩潰邊緣的社會主義政權和解決兩千多萬人民的基本生活問題。因此，古共在本次大會上除肯定政府自一九八九年以來所陸續推行的各種應變措施外，並

註12 古共一面強調深化黨內民主，規定各級黨工幹部須以基層選舉方式產生；一面又高喊「民主集中制」，以中央提名方式「選」出中央委員，見 *FBIS-LAT-91-199-S*, Oct. 15, 1991, pp. 40~41.

註13 *Granma*, Oct. 14, 1991, p. 2.

註14 卡斯楚強調指出：今天古巴根本不存在如西方各國國內五花八門的利益集團，故勿須形成代表各不同政經利益的黨派，更何況古巴共黨已是一個代表全民利益的政黨，而且是一個全民參與的政黨，何須建立多黨制呢？見卡某就古巴民主所發表之談話，載 *FBIS-LAT-91-199-S*, Oct. 15, 1991, pp. 38~40.

註15 古巴一九七六年憲法內容係由一九四〇年憲法及抄襲自蘇聯憲法，其中尤以各級「代表大會」之功能與產生方式，係仿蘇聯之各級「蘇維埃」。如「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代表係由全國之黨團、軍隊、社會團體（如「革命保衛委員會」、「全國工聯」、「婦聯會」……等）以直接選舉（佔代表總額的五四·七%）以及由各省市「代表大會」以間接選舉之混合選舉方式產生。請參 *Georgia Suarez Hernandez,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Cuba: Background and Current Projections,"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 18, No. 2 (Spring 1991), pp. 55~68.

註16 「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依規定每年集會兩次，每次會期一週，聽取政府報告。今據該會主席埃斯卡羅納（Juan Escalona Reguera）稱：該會將改設各專業委員會，發揮專業督導及立法功能；並將在今年七月會期中提出憲法及選舉法修正案，向世界宣示古巴的政改意向，以及在共黨一黨專政下仍可實行「更民主」的選舉。見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6, 1992, pp. 10~11.

就現階段如何採取較大幅度之經濟開放進行廣泛的辯論，同時，也在政策調整方面獲得如下的幾項共識，作為今後全國戮力以赴的中短期改革目標：逐步調整產業結構、擴大對外開放及建立聯合企業、重點發展各專項產業、迅速解決人民生活資料短缺問題。惟在社會主義總路線方面，依然堅持奉行社會主義制度，以及循社會總動員的途徑，完成上述各項經改目標。今就古共「四大」在經改方面所達成之決議或共識，析陳於下：

(A)關於結構調整：東歐「經互會」的解體與蘇援（物資與技術）的中斷，已對古巴經濟造成嚴重的衝擊，其中尤以對經濟結構所產生的影響最為嚴峻而深遠。即古巴原以生產蔗糖為其「生產專業化」之主體，並以此產品為其自蘇交換石油及民生物資（以糧食為主）之重要出口商品，而今蔗糖之出口受限，故急需進行結構性之調整，並輔導蔗農大量轉作或轉業。此一調整措施，固然立即對古巴經濟結構造成嚴重之衝擊，導致當前之適應性困難，但對此後之多角化發展及增加食糧的生產，未嘗不是一項一舉而數得的措施，縱令須經過一段劇烈的陣痛期。¹⁷

(B)在擴大對外開放層面：卡斯楚深恐因積極推動對外開放及大量引進外資而招致人民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懷疑與否定，所以先在意識形態方面作了一番自我辯白的說詞，用以安慰自己和說服國人。他曾公開指出：古巴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面臨非常時期，擴大對外開放及引進外國資本與技術，並不等於實行資本主義，也不是要將經濟命脈交給多國公司。尤有進者，在馬克斯和列寧的著作中，從未提到：建設社會主義勿需資本、技術與市場。現今對外資與技術的引進，正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而不是肯定也非實行資本主義。¹⁸

在開放措施方面，古共政權於一九九一年先行修訂一九八二年所頒佈的「外國投資法」，准許外資持股可以超過五〇%，資金及利潤可以自由匯出，而業主亦可享有選用及解雇之充分人事權及營運管理權等。另於一九九〇年公佈「第五十號法令」，對投資旅遊業之外商，給以特別之優惠條件及較長之免稅期，使其資本回收額年達二〇%至二五%，故可在四至五年內收回成本。¹⁹

註17 關於古巴經濟的結構性調整及策略性發展，請參 Fernando Martinez Heredia, "Cuba Socialism: Prospectives and Challenges,"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 18, No. 2 (Spring 1991), pp. 18~37; *Swiss Review of World Affairs*, Feb. 1992, pp. 12~13.

註18 卡斯楚在接受西方學者訪問時作上項之表示，見 Gillian Gunn, "Cuba's Search for Alternatives," *Current History*, Feb. 1992, pp. 59~64.

其他之類似相關論點：如稱對外開放毫不違背社會主義及馬列主義革命原則；由於外資是內資的補充，故須鼓勵外國商人在各個經濟領域進行適合古巴需求之投資活動；社會主義者可以穿資本主義者所製造的衣服，也可以吃他們所生產的食物，這與社會主義國策無干。見卡斯楚之相關談話：FBIS-LAT-91-139-S, Oct. 15, 1991, pp. 3~26;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Nov. 7, 1991, p. 7.

註19 目前，古巴的旅遊業發展迅速，是創匯最多的行業，觀光客的人次年增率在二〇%到一五%之間，如一九九〇年為三〇萬人次，次年則高達四〇萬人次，而一九九二年將可增加至五十五萬人次左右，見 Gillian Gunn, *op. cit.*, p. 60.

其次，古巴近年來已與西方工業國及拉美地區的墨西哥、巴西等二十六個國家的一五〇個企業單位，就金屬、化工、電子、家電、礦業、畜牧、漁業……等建立了五十多家「聯合企業」或「混合企業」，其總投資額約為一二〇億美元。²⁰並於一九九一年向「拉美經濟體系」遞交了一份包括四十四個合資項目的投資計畫書，提出較前更為優惠的投資條件，吸引拉美各兄弟國前往投資，故將一九九一年命名為「擴大開放年」。²¹

(C) 在積極解決人民生活資料方面：古巴政府現正推動一項增加糧食生產的「民生計畫」，以提高食品的自給自足率。²²按照該「計畫」的規定，政府各有關部門將相互配合，支援農業單位達成基本目標。如一九九一年已設定完成穀物、蔬菜、水果等生產量須提高三〇%，肉類提高一〇%，蛋產為一五%，以及年內增加一七五個牧場，俾滿足各地消費合作社之奶品需求。²³同時，為了促進農牧業生產，政府已彈性調高農牧勞動者的薪資，將他們的月工資從一二七比索提高為二二五比索，以鼓勵工人轉業，或勸導城市各機關之白領階級下鄉參與集體勞動；此一「下鄉運動」既可疏解城市過多的人口壓力，又可增加農牧業的勞動人口，更可解決日增的「待業」問題，可謂一舉數得，現正在大力推動中。²⁴

(D) 至於發展某些專精產業（或技術）方面：古共「四大」已肯定政府近年來加強推進生物科技、遺傳工程、醫藥衛材的研究發展及投入商品生產的政策。如提高腦膜炎疫苗、B型肝炎疫苗、監測愛滋病毒之藥物及電子診斷器材等商品品質與出口數量，以及對輻射性傷患（如核子傷害）提供醫藥治療或物理復健，甚至對外籍患者提供觀光醫療服務，以賺取外匯。²⁵另一項經改的措施則是准許少許私人小型企業的出現，在政府的監控下，充當中央計畫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過渡性橋樑角色，這些小型私人企業被西方稱之為「企業小島」。²⁶此外，尚允許某些小型工商享有自由經營的權利，如水電工、腳踏車

註²⁰ FBIS-LAT-92-006, Jan. 9, 1992, pp. 3-4.

註²¹ 在一九九一年的擴大開放行動中，另一項引人矚目的新生事物則是法國一家石油公司（TOTAL）與古巴政府簽訂了一項風險合同，在古巴北部兩千平方公里之海域進行石油探勘工作，其成功的機率據說相當高；而另一項外資計畫則是一家西方企業，現正投資十多億美元，向古巴提供新的煉鐵技術以改進營運效能，見 Gillian Gunn, *op. cit.*, p. 60.

註²² 古巴糧食生產不足，每年須進口三個月食糧（佔全國總消費量的四分之一），若按當前的「民生計畫」逐年提高食品產量，也須在三年以後始可達到自足的目標。

註²³ *Granma*, Dec. 17, 1991, p. 2.

註²⁴ 為了增加農糧生產及減輕都市人口壓力和工人失業問題，政府現正在鄉間建立新的農村，如在哈瓦那省已建成三十多個新村；另則將蔗田改種其他作物，如在新和平（Nueva Paz）地區，已將部份國家農場的二、五〇〇公頃蔗田改種蔬菜、玉米、馬鈴薯、蕃茄……等，見 *Swiss Review*, Feb. 1992, p. 13.

註²⁵ *Granma*, Oct. 11, 1992, p. 4.

註²⁶ Gillian Gunn, *op. cit.*, p. 61.

修理工、木工及雜貨商店：等。^⑳

惟迄今在經改方面最受爭議而又最為古巴人民所企盼的乃是「農民自由市場」之恢復問題。雖然這一提案已在古共「四大」上遭到卡斯楚的強烈反對而被否決，但如果上述各項經改措施的成效不彰，或民生問題在近一兩年內無法獲得有效的改善，則「自由市場」的開放將是無法阻止的全民願望，卡斯楚也會被迫於形勢而容忍這個「必需的惡」。^㉑

(三)對外關係的調適與限制：共黨世界的解體，國際共運的式微，新國際秩序的待建，以及世界經濟的集團化和區域化發展，這一系列的世局變動正在迫使古巴重新調整其對外關係。一則想在未來的國際關係中為古巴尋找一個新的定位；一則要在對外政經政策上作出相應的調適，以便為自身的生存與利益爭取最大的活動空間。因此，古共當局在「四大」會議上就調整與拓展對外關係獲致如下的幾項原則：在經貿關係上擴大對外開放並加強與拉美地區的連繫（見前）、開展全方位的外交關係，惟首應重視改善與拉美各國的關係，在不失平等與民族尊嚴的立場上改善與美國的關係（詳後），以及加強並維持與中共、^㉒越南、北韓和原屬蘇聯的幾個共和國如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及哈薩克等之關係。^㉓

為了認同與重返拉美區域社會以及爭取區內各大國的支援，古巴特別重視其與墨西哥、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和阿根廷等國的政經關係。因為在彼等的提携與支助之下，既可獲得所必需之油源，又可改善與玻利維亞、烏拉圭和智利等國的關係，^㉔甚至透過彼等的斡旋，打破與美國的長期僵局。其中尤以委、墨二國對美古關係表示特別的關切，認為此一關係之未來發展，勢將影響拉美的整合計畫與區域安全，故籲請二國宜加審慎處理。^㉕此外，拉美的「里約集團」在其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的高峰會上，亦曾對古巴的情勢及其與美國關係之可能發展，表示了高度的關切；與會各國並未就迫使卡斯楚採取自由民主

註27 Susan Kaufman Purcell, "Collapsing Cuba," *Foreign Affairs*, 1991/1992, pp. 130~145.

註28 關於古巴「農民自由市場」的始末及卡斯楚反對「自由市場」所持的諸般理由，請參劉天均，「古巴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政大國際中心，問題與研究，第二十九卷六期，民國七十九年三月號，頁二二~三二。

註29 古巴與中共的關係尚稱正常，而其經貿關係也相當熱絡，一九九一年的雙向貿易額已達五億美元。雙方於一九九〇年簽訂「紙為期五年的「科技合作協定」，規定在公共衛生、農漁業及製糖工業等方面進行技術合作交換。惟傳聞已久之雙方高層互訪——江澤民與卡斯楚的互訪迄今尚未實現，從此可見中共尚不願在此時向古巴多伸援手，縱令古巴副總統羅德雷格茲曾造訪北平。另參 *The Latin American Times*, Vol. 10, No. 7 (March 1991), p. 15.

註30 請參古共「四大」會議「關於對外關係的決議」，*Granma*, Oct. 16, 1991, p. 2.

註31 目前，與古巴維持正常關係的拉美國家共二十二個，另玻利維亞、烏拉圭及智利等與古巴新建領事級關係，但中美洲的薩爾瓦多、宏都拉斯、瓜地馬拉以及加勒比海地區的多明尼加、格瑞納達等尚未與之復交。

註32 卡斯楚曾於一九九一年十月份（古共「四大」召開前數日）前往墨西哥會見「三國集團」（墨、委、哥倫比亞）的三位元首，說明古巴的改革開放政策及願與美國改善關係之意。而委國總統裴瑞茲（Carlos Andres Perez）向卡某表示，委國願在美古之間扮演調人的角色。見 *The Latin American Times*, Vol. 10, No. 10 (Jan. 1992), p. 21; Susan K. Purcell, *op. cit.*, pp. 140~141.

的選舉方式移轉政權一事，達成協議，惟一致表示：古巴欲獲得拉美的有力支持，則必須進行大幅度的政經改革。³³

世人皆知，古巴今日困境之能否得以舒緩，以及古共政權之是否能夠安然渡過難關，其大部份關鍵在於能否與美改善三十多年的冷戰關係。雖然美國當局曾公開表示：將不擬以軍事手段去迫使古共改變其政治現狀，³⁴但却聲言將進一步加強對古的經貿制裁，即除了繼續執行直接的貿易禁運外，³⁵另規定凡來往古巴的外國船隻均不得在美國港口停泊或裝卸物資，³⁶惟迄今尚未明令限制美國企業海外子公司與古進行間接交易，從中獲取高額的貿易盈餘。³⁷

美古關係的正常化，固然對古非常有利，也為古巴當局引領企盼，但卡斯楚既不願主動放棄社會主義革命，又不肯在別人的指揮棒下進行西方民主式的大幅政治改革，雖然適度的經濟開放正在進行中。尤有進者，美國政府更就改善雙方關係提出如下之先決條件：古巴須舉行自由公正之選舉、承認反對勢力的存在權並與之對話、准許聯合國人權組織調查人權狀況、釋放政治犯、停止支持左傾暴力活動等。³⁸惟今從古巴當前基本國策、現實政治利益、人民之民族主義情結及卡斯楚個人榮譽心各角度觀之，其接受上述全部條件之可能性是微乎其微。因為卡斯楚深知：若按照美國所開列的條件進行政治改革，其最後的結局必將步上尼加拉瓜「桑定陣線」拱手讓出政權的後塵，或走上皮諾契特及史托斯納爾等的不歸路。所以，他曾向古巴人民指出：美帝國主義要想分化古巴，使它淪為另一個波多黎哥、海地或中美洲的某一小國，以便其宰制。³⁹由此觀之，在上述條件下，目前美古關係改善的可能性幾等於零。

若美古關係無法取得改善，則古巴重返拉美社會的道路也必坎坷多艱。

註³³ 與會的烏拉圭與阿根廷主張呼籲卡斯楚循選舉途徑放棄政權，而墨、委、哥倫比亞則反對向古施壓，認為此舉有失拉美的傳統立場，等於支持美國的政策，見 Susan K. Purcell, *op. cit.*, p. 141.

註³⁴ 美國負責拉美事務的助理國務次卿蓋爾巴德 (Robert S. Gelbard) 於一九九二年四月向國會報告時稱：美國當局無意以軍事威脅或入侵方式對付古巴，惟希望該國能出現民主化的變革。見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April 1992, p. 315.

註³⁵ 自美國於一九六〇年代初對古實行貿易禁運迄今，古巴因此所遭受之外貿損失共約一五〇億美元。見 *Granma International*, Aug. 4, 1991, p. 4.

註³⁶ 見布希一九九二年四月十八日「復活節書面談話」，載於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il 20, 1992, p. 8.

註³⁷ 美古間接貿易額自一九八九年後一直上昇，是年之雙向貿易額為三億三千一百萬美元 (古巴進口一億六千九百萬，出口為一億六千二百萬美元)，次年躍昇為六億零五百萬美元 (其中古巴自美間接進口五億三千三百萬，出口僅達一億七千二百萬美元)，是年讓美國間接獲得四億多元之超額盈餘。而一九九一及九二年的出超額可能更高，這對美國的外貿利益不無小補，故雖國會議員提議堵住此一「封鎖破口」，但不為行政部門所採納，見 Susan K. Purcell, *op. cit.*, pp. 144~145.

註³⁸ 見布希於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七日所作之聲明，引自 Susan K. Purcell, *op. cit.*, p. 143.

註³⁹ 卡斯楚於一九九二年四月六日向「共青團」大會所作之演講，見 *The Japan Times*, April 7, 1992, p. 7.

三、結論

今從古巴人民在古共「四大」前夕對改革所表達之訴求與「四大」就相關問題所獲致之共識及決議加以觀察，可發現二者之間存有相當程度之差距，即人民所要求之改革幅度與古共所接受的幅度出現一個極大的落差。此不僅說明古共政權在推動改革時心存猶豫，同時也顯示在其改革政策上與改革進行中尚存在著某些難以克服的矛盾與險阻。

在黨務方面，古共中央雖已注入大量的新血而擴大了黨的群眾基礎和代表性，但組織的精簡與人員的新陳代謝却增強了卡斯楚兄弟二人在黨內的威權性與控制權。

在政改方面，卡斯楚僅將改革的範圍侷限於「民意」機構職權的擴增與代表產生方式的變更，對社會主義政治體制中之一黨專政、民主集中制、威權統治及自上而下和由中心到周邊的溝通方式，絲毫未加變動。尤有進者，卡斯楚不僅對西方的民主政制嚴加抨擊，且認為體制外的政治改革將走上前蘇聯自毀黨國的道路，故痛斥那些主張採取西方多黨制的改革人士，^④此乃證明古巴的政治改革空間是相當有限的。

在經改方面，古共政權已逐步對外敞開了大門，並大量引進外資與技術，對復甦瀕臨破產的經濟產生了積極的作用，但對「自由市場」的開放，迄今仍視之為古巴社會的毒蛇猛獸，極力抗拒之。

在開拓對外關係上，雖已獲得拉美各大國的同情與支持，將助其重返拉美社會，並願擔任其與美國改善關係的調人，但彼等對古巴之社會主義政經制度不表苟同，故要求其進行較大幅度之改革。尤在與美改善關係方面，短期內難望有正面之發展，甚至在美國今年總統大選後，可能出現更為艱困的局面。

總之，古共政權在改革方面正處於兩難的困局，小改則難以脫困而招民怨，大改則將難免受西方自由民主政制之侵蝕而動搖其統治基礎，故當今所採之改革路線可稱之為「七分經濟，三分政治」，而且以不影響古共一黨專政為前提。

* * *
註④ 卡斯楚認為：蘇聯社會主義不是自然消失的，而是被帝國主義和少數共黨叛徒聯手謀害的；古巴絕不會走上自毀之路，也不會讓別人出賣。見 *The Japan Times*, April 7, 1992, p. 7.